

对小白而言,菌与菇的区别在于——菇是人工养殖的,而菌子特指野生食用菌类植物的子实体。我们这一代上海人,最早领教的蘑菇只有两种:鲜品是蘑菇,干货是香菇。蘑菇是小菜场的常供,炒青菜、炒素什锦、烧豆腐荠菜羹,百吃不厌;小火熬油,吃菜汤面时加一勺,堪比郢厨仙味。香菇要到春节前才入手,它与黑木耳、金针菜、桂圆、红枣在同一个朋友圈。四喜烤麸是香菇闪亮出镜的机会,轮到香菇蒸童子鸡,要在十年八年之后了。

有一年亲戚送来一袋榛蘑,这货是散兵游勇,但也叫蘑,不称菇。细长的柄似乎撑不住宽大的伞盖,加之又黑又皱的“肤色”,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,特别无辜。老爸捧起残缺不全的《辞海》查了半天还是搞不清楚有毒无毒,妈妈听说要用荤汤去喂它,像是受了大户人家的羞辱,将它推到小菜橱最里面。两年后被重新发现,打开袋子即有无数小虫奋勇爬出,我手臂上的汗毛齐刷刷地立起来。妈妈用它引火生煤炉,星火狂舞之际,那种来自密林深处的香气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说。

改革开放之初,老百姓的食谱不断延展,平菇、草菇、金针菇、白灵菇、竹荪、鸡腿菇、绣球菇、猴头菇、羊肚菌等纷纷走上餐桌。草菇要用蚝油炒,竹荪和绣球菇都要用老母鸡、火腿吊个底汤;猴头菇,当年曹靖华送过鲁迅数头,此属山珍,一般厨师

今年夏天,不但比往年来得早,而且猛。回忆起孩提时代,那时的乡间,人们因地制宜地用土办法避暑纳凉,让那酷暑烦躁的心平静下来。

旧时的宅院是个三井三场心封闭式的四合院,三十多间砖瓦房屋里住着十几户人家,都是同姓同宗人。宅院的组成沿袭古法,有墙门、穿堂、堂屋、厢房、庭院,宅院北、东、西三面环绕着护院宅沟,

沟沿四周种植果树杂木,宅沟外有竹园。夏日宅院里有一年四季最动人的景。

清晨,薄雾笼罩着田野,缠绕着宅院,人们赶在太阳露脸前,踏着晨光,早早地在田间劳作。中午时分,外面烈日高照,炎热如火,宅院里的大人小孩们提着凳子、椅子聚集到墙门间的穿堂内纳凉。宅院后的竹园,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那是一片高大挺拔的竹园,置身其间,徐徐清风袭身而来,携带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和淡淡的竹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宅沟,又是孩子们最钟爱的地方。暑假里,约三五知己,来到宅沟的水桥头,脱下衣裤,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水里,扭动手脚,激起朵朵水花,闹得鱼儿欢快跳跃。有时还能在芦苇和茭白深处摸到一些鱼虾或螃蟹。我也在宅沟里学会了游泳,并为日后入伍成为水兵打下基础。夏夜,那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般的美景,至今仍深刻地留在内心深处。到了晚上,在宅院的场地里,大家纷纷搬出躺椅或搭起门板,铺上凉席,仰躺上面,手里摇着一把蒲扇,听大人们谈古论今,讲牛郎织女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故事……月亮出来了,爬得高高的,月光如水般洒落在宅院,思绪便长了翅膀,随之飘远,飞到了天宫银河,怀揣着满肚子的欢喜和满足进入梦乡。

如今回想,童年夏日时光里的丝丝清凉,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,将似水年华里夏季独有的迷人风景,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都做不来,不知许广平又如何做给大先生吃。朋友送过我六头,从一位京菜大师那里探得秘辛,结果弄得动静很大,老婆孩子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过两天用鸡腿菇加普洱茶汤、蚝

菌临天下

沈嘉禄

油、冰糖、丁香等做了一道素牛肉,挽回了我的名誉。十年前在常熟兴福寺下望岳楼吃到了传说中的蕈油面,松蕈之鲜,胜在狂野无羁。引我尝鲜的公度兄说,苏州郊区和常熟虞山历来出产野生蕈,为历代美食家称道的有雷惊蕈、梅树蕈、菜花蕈、茶棵蕈、桑树蕈、鹅子蕈等,其中松树蕈品质最佳。郑逸梅先生在《谈山家十八熟》一文里也提到了苏州光福的松蕈:“又野蕈随地可摘,以煮羹汤,异常鲜美,售诸都市,亦小小利数也。”

望岳楼的蕈油面又分为虞山野蕈面和松蕈面两种。每年黄梅后的半个月和接下来的七八月是农民采集野蕈的时间窗口。老板娘从他们手里收购,集到一定数量去熬蕈油。野蕈(多种野生菌的混合)经温盐水浸泡后,洗净待用。铁锅内倒入初榨菜油,将野蕈煸炒出香,然后加酱油、八角、茴香等烧煮到位,冷藏经月不坏。

其实是古制。夏传曾在《随园食单补证》里记过一笔:“以鲜蕈或入香油,或入酱油,均可。光福、木渎人优为之,余向于天平

今年夏天,不但比往年来得早,而且猛。回忆起孩提时代,那时的乡间,人们因地制宜地用土办法避暑纳凉,让那酷暑烦躁的心平静下来。

旧时的宅院是个三井三场心封闭式的四合院,三十多间砖瓦房屋里住着十几户人家,都是同姓同宗人。宅院的组成沿袭古法,有墙门、穿堂、堂屋、厢房、庭院,宅院北、东、西三面环绕着护院宅沟,

沟沿四周种植果树杂木,宅沟外有竹园。夏日宅院里有一年四季最动人的景。

清晨,薄雾笼罩着田野,缠绕着宅院,人们赶在太阳露脸前,踏着晨光,早早地在田间劳作。中午时分,外面烈日高照,炎热如火,宅院里的大人小孩们提着凳子、椅子聚集到墙门间的穿堂内纳凉。宅院后的竹园,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那是一片高大挺拔的竹园,置身其间,徐徐清风袭身而来,携带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和淡淡的竹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宅沟,又是孩子们最钟爱的地方。暑假里,约三五知己,来到宅沟的水桥头,脱下衣裤,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水里,扭动手脚,激起朵朵水花,闹得鱼儿欢快跳跃。有时还能在芦苇和茭白深处摸到一些鱼虾或螃蟹。我也在宅沟里学会了游泳,并为日后入伍成为水兵打下基础。夏夜,那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”般的美景,至今仍深刻地留在内心深处。到了晚上,在宅院的场地里,大家纷纷搬出躺椅或搭起门板,铺上凉席,仰躺上面,手里摇着一把蒲扇,听大人们谈古论今,讲牛郎织女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故事……月亮出来了,爬得高高的,月光如水般洒落在宅院,思绪便长了翅膀,随之飘远,飞到了天宫银河,怀揣着满肚子的欢喜和满足进入梦乡。

如今回想,童年夏日时光里的丝丝清凉,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,将似水年华里夏季独有的迷人风景,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之无隐庵尝之,大妹家亦尝制以见遗,味终不及。”

二十多年前,云南菌菇下山后,昂然进入大上海。那年初夏,我与朋友误打误撞走进静安寺某餐厅,他家正在搞菌子美餐节,大堂中央的圆桌上,五颜六色的菌子插在松针堆里,大开眼界。饭店经理拿起一株牛肝菌说,人的手指触摸到这种菌子后,它就会变成青、绿、红等颜色,这说明菌子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。菌子们接受烈火烹油的再塑,松茸的芬芳、牛肝菌的肥腴、干巴菌的香冽、鸡枞菌的鲜美,让我如痴如醉。

知道鸡枞菌,最早是在阿城的散文里。他的描写绘声绘色,身临其境,诱惑读者跟着他的文字亦步趋:出工路上发现一丛菌子刚刚苏醒,如脱壳鸡蛋那般新鲜,赶快拾些小树枝将它们圈起来,待收工后再来采摘。后来者看到名花有主,决不会窃为己有。最致命的一句:“用这种菌做汤,其实极危险,因为你会贪鲜,喝到胀死。”

前不久在徐汇滨江一家餐厅品尝云南菌子,老胡是走遍云南的田野巡访者,他告诉我:鸡枞在云南约有20种,占全世界一半。鸡枞又分为黑帽、白皮、青皮、草皮、火把等几类;也可分为独生和丛生两类,独株鸡枞可长到一尺高,粗壮如小孩胳膊,松脆清甜,挖出来抹去泥巴便可生吃,芳香甘脆,可比水果。

凡有鸡枞之处,下面必有一个地宫般的蚁穴,它们存在共生关系,蚂蚁无意中将孢子带到四面八方。菌帽是菌杆上段最为脆嫩的部分,其他部分略有纤维感,厨师将它焯水后撕成细丝,可热炒也可凉拌。我们吃了一盘鸡枞蟹肉塔塔,山海并美,造型

喜莲李行

灼灼荷花瑞,亭亭出水中。女儿早早地起来,在荷花池边安静地观赏着,可谓一茎孤引绿,双影共分红。院里的荷花闹腾,开得虽然晚了些,但依然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虽然池荷不多,但映衬着中式小院还挺有一番风味的。母亲煮了些花生、玉米,都是自己种的,搁在观山亭的石桌子上,那淡淡的清香随之蔓延。我泡了喜喜欢的红茶,吃起糯糯的花生和甜甜玉米,视野里都是绿绿的荷叶,粉粉的荷花,微风卷起时,可爱的荷花如同一个玩世不恭的小脑袋,一摇一摆,像极了童言无忌的笑脸,毫无牵绊地享受着时光的清宁。恰巧微风渐渐加载,细雨若影若离地飞舞了起来,女儿还在细雨间欢笑嬉闹!

“萱,奶奶的玉米快熟了。”我说。孩

步入被誉为“埃及送给世界之礼物”的大埃及博物馆主厅,谁都会在高12米、重83吨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前驻足凝眸。他在位60多年,是古埃及史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。大立像建造于3200多年前,神态庄严。博物馆设计还原了阿布辛贝神庙奇观。我春日去,无缘绝景,然照相决不能免。为拍此照,等候良久,围观不行,没人无趣。幸有身材高大的一对夫妇静赏,平摄即显对比,逆光勾勒头发,隔开两者,突出主体。照毕,我不忍离,惊叹古人智慧,感谢今时科技,慢慢地意识中竟显现我国三星堆3000多年前的通高2.62米、重180公斤青铜大立人巨像,中非文明在我心中对话,交融出奇幻壮美的光华……

七夕会

生逢八月,我和上海书展的缘分深厚。每个盛夏,“三伏”启动,暑热难当,日复一日的高温 and 台风警报过后,就到了上海书展轻盈降临的时刻了。

说起来,上海这座全球文化都市已然拥有许多标志性文化艺术活动,如上海电影电视节、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、动漫和网络游戏大展以及近年创建的国际艺术品交易周。且这些文化盛事,都自有其品格气质:电影节国际范儿、星光璀璨;艺术节如庞然大物,每个声部各有其精彩,多元丰富令人沉浸;动漫游戏展如打翻多巴胺盘子,荷尔蒙和兴奋指数爆表;国际艺术品交易周步步惊艳、潮流时尚……与这些活动相比,上海书展也许正代表着另一面,不浮华也不躁动,更宁静更日常,是这座城市华美战袍下的精神底色。和那些高大上的活动相比,书展很松弛,并不让人觉得阳春白雪遥不可及,它亲切熟悉得如同老友聚会。它的书香气,也是从生活的皮肤肌理里挥发而出,融合了城市的白噪音、皮肤的汗味儿,还有无边无际的夏日蝉鸣。

十几二十年转眼过去,我的许多个生日都是伴随上海书展的举办而度过的。如今,那些过生日的时光片段记忆稀薄,而书展上的好玩事情好玩人物还被大脑CPU存储得很牢固:从名作家到流量明星,每年总有几位风云人物,让上海展览中心里排起等待入场的蜿蜒长龙;台风暴雨涤荡上海的街巷,而书展会场里却一派温馨,犹如避雨桃源。有几年,初创的诗歌之夜活动带着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气质,生气勃勃而充满偶然,那次我走进其中五分钟就收获了

拗足,中菜西吃模式。

想起多年前与维平兄去云南采访边防部队,最后一站是昆明,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菌子。摊头上多半是色彩斑斓的牛肝菌,最后在角落里发现了小目标。小贩的脸上写满焦虑,脚下的鸡枞伞盖紧包,身材秀美,旁边有七八株伞盖已打开,蓬头垢面,满面倦容。小伙子真诚相告:“别看它们已躺平,其实还是活

子看了看我严肃的眼神,赶忙回了观山亭。“老爸,你说荷花那么美却出淤泥而不染,我的手为什么一触碰就脏了呢?”“荷花自带清廉(莲),花开正气,骨子里满满的傲气与自信,那种自洁、自廉、自爱的本质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思考的精神。”我看了看细雨落在荷叶上的水珠,又说:“你看那雨水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水珠,无论水珠如何滚淌,依然不会沾染荷叶半分。”茶香悠悠随风飘荡,荷花在雨中摇曳,待叶盘里的雨水满了,荷叶一低头便把水倾倒在荷池里,那不仅仅只是可爱,更是一种生活的放纵与释怀!

好一个灼灼荷花瑞,亭亭出水中,女儿和我读着优美的诗句,打发着这可贵的暑期时光,女儿说: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我说: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……

埃及法老

吴道富

步入被誉为“埃及送给世界之礼物”的大埃及博物馆主厅,谁都会在高12米、重83吨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前驻足凝眸。他在位60多年,是古埃及史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。大立像建造于3200多年前,神态庄严。博物馆设计还原了阿布辛贝神庙奇观。我春日去,无缘绝景,然照相决不能免。为拍此照,等候良久,围观不行,没人无趣。幸有身材高大的一对夫妇静赏,平摄即显对比,逆光勾勒头发,隔开两者,突出主体。照毕,我不忍离,惊叹古人智慧,感谢今时科技,慢慢地意识中竟显现我国三星堆3000多年前的通高2.62米、重180公斤青铜大立人巨像,中非文明在我心中对话,交融出奇幻壮美的光华……

七夕会

漫长而愉悦的一步之遥

孙丽萍

第二年参加一个国际诗歌节的邀约;有一年,书展上的“金句”上了网络热搜,而年逾70的诺奖得主被读者把名字倒过来昵称为“我是老克勒”……

对生于八月的我而言,上海书展从来都不仅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识,更是我年复一年生命体验的一部分。只不过,此前,我始终是上海书展的一个观察者、记录者,总是忙于捕捉书展上的高光时刻,寻找故事,始终在幕后而非台前。

很奇怪,今年的上海书展恰逢我的本命年生日。而我受上海博物馆委托撰写的新作《金字塔在中国:古埃及文明大展炼成记》即将在上海书展开幕当天首发。

回望这本书的写作过程,也颇有戏剧性。2024年7月,“金字塔之巅:古埃及文明大展”在上海博物馆揭幕,一举成为全国最炙手可热的超级文博大展,迄今已迎来近270万人次观众,收入逾7亿元人民币,打破全球文博行业的相关纪录,为上海这座城市书写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“奇迹”。作为新华社记者,我为这个展览也写了不少文章,策划拍摄了不少多语种的视频新闻。今年春节刚过,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打来电话,问我愿意不愿意为古埃及文明大展写本书?当时我身体有恙,病情迁延难愈,正是难受的光景,但听到写书的邀请却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,当即回复:“当然!我愿意写。”对于写作者来说,发生在上海的这个超级大展,

的!八点钟一过伞盖全部打开,品相与风味就大不一样,只得贱卖啦。”

近几年松茸在高端餐厅里频频走秀,价格高开高走,欲与意大利白松露抢风头。丽江、大理、楚雄、昆明都出松茸,尤以香格里拉所产质量最佳,因为生长期更为漫长,有一股山野的气息蕴藏在丝丝缕缕的菌丝体中。切薄片,在清鸡汤中一久便可,汤清味醇,格调清雅。只是餐厅里挤满食客,喧哗阵阵,如果在虬松下、清泉边、炭炉旁慢慢品尝,就恍如桃源中人啦。

牛肝菌是云南野生菌的大类,有300余种,数量最大,其中黄牛肝、黑牛肝、白牛肝和各种见手青是绝对主力。我们点的那盘丘北辣椒炒见手青菌,二次烹饪,确保无毒,这是老昆明人的传统吃法。

汪曾祺在《昆明的吃食》一文早就说了:“昆明是菌类之乡。除鸡枞外,干巴菌、牛肝菌、青头菌,都好吃。”不过老胡说:“云南每年被吃掉的菌子不到一半,大部分来不及采集,都烂在山里啦!”



摄影

色彩斑斓、悬念迭起、一波三折,正是求之不得的好故事。

一诺千金地接下写书任务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——我感受到,和上海书展相比,上博的古埃及大展就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另一方面。在这座城市的精致外表和烟火温柔下面,藏着“一切皆有可能”的梦想渴望,藏着全力以赴追求完美的心灵密码,藏着严谨理性专业负责的硬核实力。看似偶然爆发的超级大展绝非偶然,而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实践“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”精神必然结果。

几个月的写作时光转眼过去,努力总给人带来惊喜。2025年书展开幕日,也就是我的新书带着热腾腾的墨香从印厂“下线”、投身波澜壮阔的书海之时。8月13日晚上7时,在上海展览中心的中心舞台,选择以明亮夏日橙色作为封面色的《金字塔在中国》就将与读者见面,这本书是我和上海书展深厚缘分的最好见证,也是我送给书展和这座城市的礼物。

从读者、记者再到作者,看起来是身份变换,其实只是“一步之遥”。上海书展和上海这座城市一样,磁场殊异,天生一种魔力叫“一切皆有可能”。对任何一个读者而言,走过的路、看过的风景、经历的人生都可能在某一天化为笔下的词句,变成书展上的一本新书、一份快乐的“小确幸”。

等待八月,感谢花香馥郁果实纯洁的夏天。在等待和陪伴书展的路上,我已经行走多年——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……这份坚守与热爱,最终酿成了生命里的一杯酒、一本书。这个书香之夏,让我和自己干杯。

我上世纪90年代末从学校图书馆借阅美国短命天才作家托马斯·沃尔夫(1900—1938)小说选,那时年轻,感情充沛,记忆力特别好,一下子被吴岩翻译的短篇小说《火车与城市》的一句话打动,“少女偷偷换上花裙子出门,她行走在灰白街道上,春天迎面而来”,牢牢记住了这句话。

过了好些年,我买到托马斯·沃尔夫的小说全系列,重读从那本小说选读过并抄写过的短篇小说《远与近》,读到选本不可能选入的长篇小说《天使望故乡》……但是,重读《火车与城市》,却没有读到曾经打动我、至今念念不忘的那句话。这让我非常吃惊。我核对了译本,也是吴岩译文,这一点千真万确。《火车与城市》开篇第一句话是,“那年春天来临像魔术,像音乐,像歌曲”。第二句话变得复杂:“有一天,空气里弥漫着春天的气息,春天灵气的忽隐忽现的预兆,以其变幻着的美丽形象充满人们的心,将突如其来、不可思议的魔法,施展于灰色的街道、灰色的人行道,施展于灰色的、密密麻麻的、芸芸众生的无名人潮。”后面,小说确实写到了姑娘、妇女,美丽的金发、红色丝绸上衣,但就是没有写到裙子、花裙子。

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托马斯·沃尔夫小说选之前,我写过一篇短文,发表于当地日报《周末版》,是继高中之后,第二次发表。这篇勉强可以称为作品的短文,其实是一篇中篇小说的后记改写稿。那是我的第二篇中篇小说,叫《业余人》。上高中时写的第一篇中篇小说,叫《鬼国》。它们后来都被毁稿了。我多次想过但一直没想明白,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取那么古怪的标题。《业余人》篇幅更长一些,几乎耗尽整个暑假的夜晚才写完。那个暑假的白天,我去最远达一个半小时行程的地里,背回父母挖起来的土豆。每袋土豆一百多斤,倒在堂屋一角似乎会变少,上面的湿泥和潮气也会很快变干。一天凌晨我醒来,忽然觉得写完小说这件事比背回土豆那件事还重要,得用后记交代一下。家里真是太穷了,没有书桌,我用四根木桩钉了一个架子,用若干竹篾拉扯,用一张纸板铺上。而且也不通电,煤油灯照明。油灯名字却特别好听,叫亮子。后记写完,天也亮了。我家住在巨大斜坡上,屋后高高的土坎遮挡了窗户光线,即使正午,屋内也十分幽暗。高高的土坎也是窄窄的土路……灭了微弱的亮子,我心里蹿出旺盛的火苗:将来,一定要娶一位穿花裙子的姑娘,带她走上这窄窄的土路,走下这高高的土坎,回一趟家。过分的是,我竟然因此修改后记结尾,等于将这火苗投放进去,通篇老实交代险些化为灰烬。

又过了好些年,我终于想清楚了:不是作者托马斯·沃尔夫在短篇小说《火车与城市》或他任何一部小说里写到花裙子,而是读者我一意孤行、不管不顾,非要读到“少女偷偷换上花裙子出门,她行走在灰白街道上,春天迎面而来”这句话不可。

夜光杯

花裙子

徐兴正

夏日清凉记忆

郭树清